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己卯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竊五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續撥官兵赴蘇並近日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現在定海衛頭及岑港歧頭各洋面既有分泊夷船十三隻又報有大輪船三隻大小夷船八隻向東北外洋駛去夷船二十一隻在金塘洋面遊奕該逆往來靡常情形叵測該將軍等務須嚴密防範毋稍疏虞或趁此大幫船隻前赴蘇省之時設法進剿多方牽制當可得手等因欽此查五月十四二十一等日

等兩次將調撥官兵赴蘇應援。並參贊大臣齊慎帶兵暫駐嘉興之王江涇地方以資控制。及近日江浙逆船情形。繕摺具奏各在案。茲據鎮定兩處探報。招寶山泊船如故。定海逆船於十八日開出九隻。由鎮海洋面向北駛行。二十日招寶山後復添美船十餘隻。在彼寄碇。尚未據報船向何往。其定海衛頭嶼嶼港竹山門等處現仍泊船十八隻等情。伏查鎮定逆船視前為數較少。等語。至思設法勦斃。以為後路牽制。早經札飭水陸兩路員弁設法攻取。惟是招寶山由鎮海縣陸路可通。該處美匪不過千人。我兵若以大隊取路攻勦。尚易得手。至山根即係大海。該逆

泊船處所。距山不及一里。彼如散走登舟。揚帆遠去。我兵  
並無船隻。即難追襲。且山後時有逆船十餘隻。往來遊奕。  
瞬息即至。設我兵守禦未備之時。該逆旋駛來大幫船隻。  
開礮攻撲。不免仍有疏虞。而鎮海與甯波海水通達。並無  
阻隔。尤恐逆夷乘勢復來。宵即滋擾。將來大兵收復。又須  
費手。至兵勇乘夜火攻。逆夷甚為畏懼。自連次被創之後。  
防範極嚴。凡各處泊船地方。每夜必用大小三板船。四面  
巡邏。遠近哨探。而我兵乘船火攻。又須乘風順潮。設法潛  
往。是以不能豫定。連日僅於暗中。將其在衙頭。修補火輪  
船一隻。設法沈沒。溺斃夷匪二十餘人。又兩次黑夜乘風。

潮暗截纜索。漂沈其巡船及三板數隻。然此皆係暗中驚擾。究未能使之大受懲創。現在欽奉

諭旨。設法進剿。多方牽制。等語。業已密飭前路水陸員弁兵勇。如有可乘之機。即當設法攻取。並嚴飭分守各海口要隘。文武委員等。嚴密防範。毋稍疏虞。

奕經又奏。等前聞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謠。當即專摺具奏。嗣於五月以來。連次接據各路探報。逆船漸次增添。並有各國夾船。裝載馬匹。又報有陸續北駛等情。復將等管見所及。隨列條陳。節經具奏在案。茲據兩江總督牛鑑移咨。江蘇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向北駛去。顯有滋

擾山東天津情形等語。逆夷自前年至今。滋擾廣東福建。兩次占據浙江定海縣城。近復攻犯江省甯山上海等縣。已屬罪不容誅。今竟膽敢駛船北竄。悖逆猖狂。尤堪痛恨。查山東海口。係屬登州地方。現有巡撫托澤布駐紮防堵。其地尚非洋船貨販往來之處。該逆亦未必以大幫前往。竄擾似可無虞。至天津海口一切防堵機宜。均蒙

皇上指示周詳。防備嚴密。如逆夷上岸攻撲。必將大受懲創。殄滅無遺。惟查逆夷每到之處。必先暗遣漢奸。多方探聽。布散謠言。煽惑人心。導引接濟。以故我軍之虛費。道路之險夷。每可豫知。而漢奸行蹤。隨處皆可洩跡。其中閩廣浙

江之人尤為居多。向年夏秋之交。正為閩廣各商船到津之候。此時尤須嚴切稽查。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密派精細委員。改裝易服於天津府城內外一帶地方。暗中查訪。設美船駛近海口之時。首宜嚴查奸細。凡內地商漁大小船隻。一概不許出海。外來者亦不准攬岸。及凡附近天津百十里內。一切汊港。可以通海者。皆宜一律辦理。毋謂逆美大船難到。或致出入稽查。稍形疏懈。如此則不但斷其米糧接濟。而美奸來往。信息不通。自無所施其伎倆矣。才更有慮者。

京城為輦轂重地。設聞美船駛近天津。一切總宜鎮靜。無使

傳布謠言以致人心惶惑。謠言之起。必係漢奸編造播散。才思任總兵步軍統領。每年深知。

京城內外。五方雜處。良莠不齊。而正陽門外南營地方。實為尤甚。除赴選應試商行運販外。其無業謀生。忽來忽去者。不知凡幾。所有客店舖戶。尚易稽查。而偏僻廟宇。小店車店。及賃房浮住之家。倡優之寓。最易潛藏奸匪。且朝陽門外。為連通州赴天津之路。而廣渠門。東便門。各有捷徑。可抵天津。一路飯店小店。皆為單身行旅託足之所。道既綿長。更難稽查。曾於去年。密差弁兵。改裝前往天津探訪。彼時查有巡捕南營參將安壽清籍隸天津。其餘各營弁



且亦有天津人於該處地方情形多為熟悉。現在夷船有駛赴天津之謠。

京城內外。斷不容有漢奸藏匿。致有造言通信等情。應請

飭下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各於所屬地方。嚴密稽查。一遇可疑。即認真追究。毋任潛匿。至此輩既膽敢潛跡城中。必豫設一藏身之計。以防敗露。或冒充營運。或詭易姓名。或尋覓同鄉。或假託熟識。旁人既不能知其底蘊。而地方官又僅以出保出結。苟且了事。轉易使奸人漏網。更請

飭下步軍統領。密遣精幹員弁。番役改換服飾。即令安壽清密選熟識赴津各路弁。不勦聲色。分頭在城內外及各路跟

蹤跡緝如此則內外遠近一例嚴查。庶使奸宄絕跡人心亦可藉以鎮靜。

硃批所見甚是。現在京師雖稽查嚴密。然人數太多。猶恐有不盡之處。自應慎益加慎。以絕奸宄。朕隨時嚴密飭辦。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京城內外五方雜處。良莠不齊。正陽門外南營地方尤甚。朝陽門外為達通州赴天津大路。廣渠門東便門。各有捷徑。可抵天津。一路飯店小店。皆為單身行旅託足之所。等語。京師為輦轂重地。現有夷船北駛天津之謠。斷不容漢奸藏匿。致有探聽信息。散造謠言之事。著諭知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並著都察院堂官。密飭五城御史。各就所屬地面。設法

嚴查斷不可僅止照例稽查門牌戶口以為了事。尤不許少涉張皇。以致訛言四起。務於嚴詰奸究之中。仍寓安輯居民之意。此中關繫甚鉅。諒諸臣亦必知之。應如何妥密查辦。以保無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及巡視五城御史。各自具摺。密行陳奏。奕經原摺鈔給閱看。

又

諭奕經奏夷船北駛請飭嚴拏漢奸一摺。據奏逆夷到處暗遣漢奸探信布謠導引接濟。每年秋夏之交。閩廣商船到津。尤須嚴切稽查等語。著賽尚阿。訥爾經額設法嚴查。以杜漢奸溷跡。至所奏商漁船隻不許出海。外來者不准攏岸各條。是否可行。並

著悉心酌議具奏。奕經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奕經等奏。查探逆船蹤跡一摺。據稱招寶山停泊夷船如故。定海逆船開出九隻。由鎮海洋面北駛。二十日。招寶山後復添夷船十餘隻寄碇。尚未據報何往。其定海衛頭等處。仍泊船十八隻。現在暗中設法。將其在衛頭修補之火輪船一隻沈沒。溺斃夷匪二十餘人。又兩次黑夜暗截纜索。漂沈其巡船及三板數隻等語。鎮海等處逆船。視前為數較少。該將軍等現雖暗中驚擾。究未能大加懲創。著密飭員弁兵勇。多方牽制。如有可乘之機。即行設法進剿。並嚴飭各海口要隘。嚴密防範。毋少疏虞。逆

船蹤。仍隨時探明具奏。

欽差大臣耆英。著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程商采。奏竊。臣牛鑑於五月十九日。欽奉。

上諭。現已有旨。飭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帶兵赴蘇。並令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該督相機籌辦。江南提督已諭令劉允孝兼程赴蘇。署理等因。欽此。臣牛鑑當以上海逆夷既已退出吳淞口外。嘉興一府。究係江浙兩省門戶。自應各專責成。一時拘泥具奏。並於摺內聲明。

欽差大臣耆英。著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似可無庸來蘇。茲臣耆英。臣伊里布。接奉。

諭旨後於二十二日馳赴崑山會同臣牛鑑悉心熟商所有內河紛歧處所經臣牛鑑派委委員勘明分別沈船釘椿堵截來路其崑山縣境之三江口白塔灣河面雖不甚寬惟係水路衝途業將減運廢船排列兩旁豫備土石中間僅留丈餘口門以便民船往來俟有警報即可登時鑿沈兩岸仍各有弁兵三四百名以便埋伏夾擊連日接據寶山縣探報該逆北竄之船四十多隻仍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崇明縣稟報夾船多隻在近口開放大礮十餘出仍然駛去劉河福告各口亦均有夾船游奕臣等查吳淞之戰雖擊壞大船四隻兩次滋擾松江亦經官兵剿逐該逆並未

大受懲創。乃於五月十五日。倉皇退出上海縣城。復又將北竄之船折回。停泊吳淞口外。該逆說謊萬端。居心叵測。且恃其船大礮猛。專視我兵力堅厚之處。發很直攻。就現在情形而論。江蘇內河支港。業經擇要攔截。該逆諒不敢冒險深入。惟現勾結醜類。添船至四十餘隻之多。又陸續擄截沙船為船。在吳淞口演習駕駛。逆黨日眾。逆謀日張。勢將承突內地矣。臣耆英、臣伊里布。已行文該夫酋。詰責其犯順之故。原期稍示羈縻。茲接回文。竟不肯戢兵。並有欲攻江甯天津之說。查天津為

畿輔重地。大兵聚集。最關緊要。江甯襟江帶海。雖有暗礁伏

沙該逆三桅大船。未必即能闖然直入。而火輪杉板等船。喫水較淺。當此夏潮正旺。迥異冬春。萬一漢奸導引。駛至揚子江。則南北聲援。頓虞阻隔。且我兵當挫衄之後。軍械不全。士氣不旺。近復分撥各海口。尤嫌力量單薄。朝夕情形不同。殊為可慮。臣等公同商議。現值萬分緊迫。亟應妥籌抵禦之方。除崑山一帶。已責成臬司覺羅崇恩前往駐守。臣中鎰擬親往揚子江京口。溯流而上。相視各海口情形。竭力防範。並至江甯省城。與將軍臣德珠布會晤。商辦一切。至參贊大臣齊慎。聞現駐紮王江涇。臣等飛咨催令來蘇。以便會同。臣耆蔭。臣伊里布。臣程喬采。籌商防守事。



宜並移咨揚威將軍一體查照。再臣牛鑑前次具奏該逆船於五月初五日擱淺二隻。欽奉

諭旨垂詢。查該逆船於初六日潮長時即行駛去。

耆英、伊里布、牛鑑程喬采又奏。再耆英等甫抵江蘇。民情兵加皆未能深悉。會晤督臣牛鑑。撫臣程喬采。公同悉心熟籌。通盤料度。沿海要隘甚多。兵單礮少。實難期其周密。自吳淞、上海、寶山、失陷。所有器械礮位。以及前年鼓鑄之八千斤洋銅大礮八尊。盡為夷人所有。現在趕鑄不及。運送莫逮。是各要隘無不苦於兵單礮乏。至揚子江口。尤為緊要。彼處雖有沙險可恃。然向來沙船既可出入。難保

三四號美船不乘潮由揚子江駛入南北咽喉。僕為所扼。尤難過。退言念及此。不獨督撫兩臣相對無語。即琴等亦復一籌莫展。至羈縻之說。原非得已。無如現在夾情狡詐異常。逆船日漸加增。撫之一字。已有所不覺。琴等晝夜焦思。迄無良策。自愧無能。死不足惜。惟有據實附陳。

者英。伊里布。又奏。琴等因上海寶山先後失陷。勢甚危迫。不得不設法辦理。是以不揣冒昧。公同商酌。發給會印雙銜照會。揀派外委陳志剛。廣東通識陳巢等。令其星馳送往。嗣琴等於五月二十日。由王江涇赴蘇。二十二日。行抵崑山縣。會晤督臣牛鑑。詢悉美船停泊情形。及防堵一切。

事宜稱內河紛歧。已擇要堵塞。其距崑山縣城三里之白塔灣河道。為松江。太倉蘇州通衢要路。先派令文武員弁。在彼用廢船。盛以土石。塞中留行路。如有夷船來往。並將中路塞絕。經<sup>才</sup>等會同督臣牛鑑。前往查勘。辦理尚屬妥協。<sup>才</sup>等旋即折回。於二十四日。行抵崑山縣屬之唯亭。汎適遇外委陳志剛等轉回。接據首目<sup>李五</sup>陳嘯嘯等覆書。當即公同拆閱。該首目並不將所指相見處所言明。僅以不能戰兵。仍與相戰為詞。並稱貴將軍。貴都統諒念之等語。是該首目先欲約見處所。又復藉詞不肯戰。兵詭詐狐疑。實堪髮指。更有可恨者。該逆在上海。將官倉穀石。支給民食。

並張貼偽示。本國與百姓毫無戰事。最願彼此和睦。廣開通商之路。但

大清官兵不肯議和。此等鬼蜮伎倆。尤令人憤滿胸懷。等等。面詢外委陳志剛等。會稱十九日。馳抵吳淞口。二十日。即上英人兵船。面見英目瑪哩囉。郭士利。伊等皆稱我國兵船已到。且所商之事甚大。恐將將軍。伊中堂見面。亦不能為我們作主。現在我們欲先到揚子江。後到天津等語。等等。復詰詢該外委。英船多寡。據稱首目等。向伊等告知。我們現在兵船有六十三隻。經該外委察看吳淞口。五王橋邊。排列英船大小不等。共約五十餘隻。內有英人貨船二十

餘隻。其兵船極大者。約寬五六丈。長二十五丈。每可載英人五六百名。其船共計五艘。安大礮七十六座。其次者約寬四丈。長二十丈。艙四層。安大礮四十座。再尋耆英伊里布。前因一時愚昧。發給照會。指定地約。為相見原期。諭以天理人情。而戰戰兢兢。乃該夷說詐百出。藉詞畏避。實非尋等逆料所及。再該逆現在揚言。欲赴揚子江天津。伏思天津地方。

廟謨指授機宜。嚴兵防守。且海岸寬廣。較之江浙塘岸。似易布置。如該逆膽敢北竄。定可乘勢攻擊。彰

國威而伸

天討。至揚子江為南北扼要之區。縱使該逆大船。未必能入。亦恐杉板駛進。致人心搖動。所關匪細。除會同督臣牛鑑。撫臣程喬采。悉心熟商。慎密布置。加意嚴防。另行會銜具奏外。至蕪原一節。等語。惟有竭盡愚誠。但有可以著手處。於無法中設法。熟商妥辦。斷不敢有負

委任

者。英。伊里布等。又奏。再正在繕摺拜發間。臣程喬采。接奉昭兩縣稟報。福山口外遊奕之火輪船二隻。二桅夷船一隻。又外洋停泊之三桅夷船一隻。均由西北駛去。其中泓停泊之夷船二隻。內一隻駛往東去。一隻仍未起碇等語。

查該夷船四隻。駛向西北。恐入江陰靖江等處。逼近京江。現值江潮正旺之時。連日又大雨如注。臣中鑑。昨已將駐守蘇城寶帶橋之徐州鎮兵七百名。飭令馳赴江陰。即由徐州鎮王志元統帶。恐夷船駛行甚疾。殊屬可慮。京口副都統海齡。已飭八旗官兵。及青州兵四百名。嚴加防範。臣程青采。前又將浙江調回之江甯兵八百名。飭令暫在京口屯紮。以守江甯門戶。署江南提督。臣劉九孝。頃報於二十三日。行抵江甯省城。當與江甯將軍。臣德珠布。豫籌設

法防禦。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令劉九孝將所帶赴蘇之湖北精兵一千

名管帶改赴登州。本日據牛鑑奏。該提督業已行抵江甯。現在江蘇防堵緊要。劉允孝著仍留江蘇署理提督。會同牛鑑籌辦攻剿。其應於何處擇要駐紮。亦著與該督妥商辦理。如已起程赴東。無論行抵何處。即著迅速折回。帶兵前往江蘇。無稍遲誤。

又

據耆英等奏。逆船多隻北竄。現仍折回吳淞口外。聚泊一掃逆夷。詭譎叵測。北竄之船。現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崇明及劉河福山各口。亦均有夷船遊奕。又復攔截沙船。為船演習駕駛。逆勢將日張。齊慎前經帶兵駐紮王江涇地方。江蘇現在防堵緊要。著即飛行照會該大臣。迅速前往蘇省。駐紮扼要處所。俾



作應援。並著奕經等於浙省調到各官兵內。挑撥精兵一二千名。派員管帶。迅赴江蘇。交齊慎會同耆善伊里布。牛繼。程高。米體察情形。相機堵剿。

又

諭耆善等奏。逆船折回吳淞。聚泊。現議設法防堵。一揭據奏該逆北竄之船四十餘隻。仍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崇明縣及劉河。福告各口。均有夾船遊奕。並有欲犯江甯之說。牛繼已往揚子江京口。溯流而上。竭力防範。會同德珠布。商辦一切。並飛催齊慎。至蘇會同耆善伊里布。程高。米善商防守等語。逆夷勾結醜類。添船多隻。並擄截沙鳥等船。在吳淞口演習駕駛。意圖內犯。

江甯襟江帶海。雖有暗礁伏沙。大船不能直入。其火輪杉板等船。難保不駛入江內。惟該處江口。究與外海不同。前據牛鑑奏。有水師戰船十六隻。並招募各船大小七十隻。派令田浩然等管帶。另製水輪船四隻。派劉長清管帶。內河可與接仗。不致疏虞等語。此項船隻。雖不能敵其大號兵船。若火輪杉板等船。乘潮駛入。酌帶礮位。當可與之水戰。著牛鑑於入江要隘處。所分布各船。責令管帶各員。儻有逆船駛入。可戰則戰。當守則守。斷不可稍有疏虞。致沿江紅船漁船。反資賊用。是為至要。其崇明劉河福山各口。均須分兵防守。已有旨諭。知奕經等酌派精兵一二千名接應。交齊慎管帶至蘇。著俟該參贊到蘇後。該督酌

量扼要地方。令其駐紮。以資控制。至江省要口甚多。雖經設法填塞。難保該逆不乘間竄入。不可不豫為防範。前此寶山上海該逆因無可搶掠。是以旋入旋退。因思各處果無輜重可據。自不至受其荼毒。但須俯順輿情。妥為籌酌。固不可強之使遷。轉滋驚擾。亦不可禁其他往致有疏虞。劉允孝已有旨諭令留於江蘇。如已啟程。即行折回。應於何處駐紮。著牛鑑妥商辦理。又者英伊里布奏。接閱首目回信一摺。覽奏可惡之至。該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羈縻。不特於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著與牛鑑程商采。專意勦辦。無稍遊移。另片奏。江陰靖江一帶。逼近京江。已將徐州鎮兵七百名。馳赴江陰。即由王志元統帶。並飭京口

副都統海齡督帶各兵屯紮京口均著照所議辦理將此諭知  
耆英伊里布牛鐔程肅采並齊慎知之

庚辰

欽差大臣賽尚阿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天津防堵事宜目下最  
要機宜首在豫籌後路而前奉

諭旨飭調備充後路之察哈爾馬隊官兵二千名頭起已於五月  
二十九日起程計日內陸續可到天津郡城內外地窄人  
稠且值徧地青苗未便屯駐必須豫籌屯駐處所方期兵  
民相安茲查有距郡城七十里之新城地方地勢寬闊水  
草豐肥足資遊牧即擬先在該處暫行安插俾資休息一

面踏勘地方。分營屯紮。所有屯紮處所。先經臣訥爾經額  
勘得大沽以南。至狼坨子一帶之羊二蔴商格林二處可  
以分駐。前臣賽尚阿到津後。復彼此商榷。覺分駐兩處。相  
距道里較長。擬分五營或六營。庶益覺呼吸可通。聲勢聯  
絡。現委派藩院員外郎明麟。帶同熟悉員弁。前往南路原  
設營盤後路一帶踏勘。一俟勘得寬闊高燥地方。或五處  
或六處。即於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中。撥兵一千五百名。分  
營駐紮。以作大沽迤南南路後勁。其餘兵五百名。擬於大  
沽北峯。分駐二百五十名。北塘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亦  
均在現設營盤之後。以為前敵聲援。前敵得手。即奮力上

衝以資接應。至北塘北岸迤東之黑沿子。至洋河口一帶。地勢較南路尤為遼闊。業已奉

旨飭於吉林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各酌撥兵五百名。擇要駐紮。臣等公同酌議。擬於豐潤縣屬之李八廠。灤州屬之柏各莊。樂亭縣屬之馬頭營。及湯家河。昌黎縣屬之周家營。五處屯駐。臣等因此路尤關緊要。現商令奕紹會同那桑阿。前往各該處。逐加履勘。間段分撥。以資策應。

賽尚阿。訥爾經額。那桑阿。又奏。再臣等於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接到軍機大臣字寄。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料逆夷如果上岸。運炮必用車載。礮或單輪。或雙輪。推運

而前海口一帶泥淖處所不能行車。其有海岸可以行車之處。應如何防範堵截。俾該逆礮車不能運轉前進。著賽尚阿。訥爾經額。會同察看。妥議辦理。迅即具奏。欽此。臣等伏查逆夷果敢用單輪雙輪等車。載礮而來。勢須裝載大船之內。比及駛抵攔江沙。已不能前進。即使以小船分載。繞越過河。而近岸處所。一片泥淖。查內地沿海。覓取魚蝦居民。率皆兩腳。網縛二尺許高木。始能跋涉過灘。並空船亦難上挽到岸。再加以質體笨重之礮。其不能移動可知。況此等泥淖。沿海皆然。更無可以行車之所。似不致轉運前進。臣等仍當飭營隨時瞭望。慎益加慎。小心防範。以期仰慰。

聖鑒

訥爾經額又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天津防堵。現當緊要之時。來往商船。尤宜加倍認真查察。等因。欽此。臣查歷年間。廣東商船。須俟夏至以後。東南風司令。始行北駛。如遇節氣較早。於五月內。即有進口之船。其粵省商船來津。或在閩船之先。或在閩船之後。向無一定。上年廣東惠州商船。即係五月二十外到口。六月初一二日。陸續進口。臣前因逆夷肆逞。恐有漢奸冒充商船水手。來津窺探。於上年暨本年兩次酌定稽查章程。奏蒙



聖鑒在案。茲查五月二十九日。有廣東潮州府商船三隻。駛至攔江沙外停泊。業經飛飭駐守大沽。查驗商船出入之委員。天津糧捕通判婁豫。鹽山縣知縣劉煦。會同營員。先赴該商船。逐一查驗。詰訊明白。覈與印票填註姓名籍貫人數相符。始准駛進攔江沙內。並令閩粵會館董事。帶同在津開設字號行店之人。赴船識認。確係貿易良民。必深信無疑者。即令呈繳攜帶器械。押令船隻駛進內河。在於紫竹林黃船塢停泊。查驗貨物。照例納稅。催令起卸。趕緊出口。查紫竹林地方。現在駐有臣標防兵六百名。彈壓稽查。耳目切近。不致疏虞。並派文武委員。先於河干駐守。往來巡

查不許水手登岸。如果查有形跡可疑。語言支吾者。即行嚴加根究。斷不容奸匪涸跡。致滋隱患。亦不准遇事掇求。擾累良商。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豫籌沿海後路分駐官兵一摺。據奏察哈爾馬隊官兵到津。擬分五六營。撥兵一千五百名。作為大沽。迤南南路後勁。餘兵五百名。於大沽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北塘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均在現設營盤之後。吉林黑龍江兵二千名內。各酌撥兵五百名。即於豐潤縣屬之李八廠等處屯駐。均著照所議辦理。惟現當炎暑。本省兵丁。尚皆習慣。其滿洲蒙古兵丁。朕甚軫念。卿等務須妥為安置。勿致有損。方好慎

毋率忽。另片奏沿海泥淖無可行車。因思自海豐縣至山海關道里綿長。宜處處盡屬泥淖。儻該逆用小船裝載礮車。從偏僻地面陸續上岸。亦未可定。斷不可以泥淖難行。礮車笨重。遠信為無從登陸。稍存大意。又訥爾經額奏。稽查到口商船一摺。現在並無夷船北駛。各處到津商船。既經驗係良民。自應准其進口。但俱係閩粵江浙客民。時常來津貿易。路徑均素熟習。萬一為賊所用。藉以指引路徑。即與漢奸無異。總須於該商船進口卸貨後。不准一人逗留在津。其牙行貿易人等。亦不准一人附載南回。庶奸匪無從涸跡。昨據耆英等奏。逆船折回江蘇一摺。又耆英伊里布奏。接據逆夷復書一摺。已有旨諭令專意攻剿。

毋庸再事羈縻。昨降諭旨。及耆英等原摺。著鈔給賽尚阿。訥爾經額閱看。逆夷出沒無定。此時雖已折回。難保不乘風北駛。仍著賽尚阿等。慎密防範。不可將摺內情形。稍有洩漏。致懈軍心。是為至要。

辛巳。吉林副都統巴雅爾。倭克精額。黑龍江副都統烏凌額。奏竊。鄂等。由高橋帶領官兵起程。於六月初一日抵關。公同商酌。鄂巴雅爾。帶領吉林兵二百五十名。黑龍江兵二百五十名。馳赴撫甯縣洋河口一帶駐紮。鄂富勒洪額。德凌阿。帶領黑龍江兵二百五十名。吉林兵二百五十名。馳赴豐潤縣黑沿子一帶駐紮。此一千兵。作為四起。於六

月初三日。自山海關分起前進。現當青苗徧野之時。一路車馬馳驟。恐遭踐踏。等。等惟有嚴加約束。督令按依正道行走。不許擁擠攪越。務期紀律明而閭閻靜。到防以後。設遇逆夷登岸。立即首尾夾攻。互相援應。盡殲醜類。以快人心。斷不敢稍留餘力。等。等倭克精額。烏凌額等。現仍分帶吉林黑龍江各兵五百名。在關加意防堵。俟續調吉林黑龍江官兵到關之日。等。等倭克精額。烏凌額等。遵奉

諭旨。即行帶兵。迅速前赴天津。

諭軍機大臣等。巴雅爾等。奏領兵赴防。啟程日期一摺。據稱巴雅爾帶領吉林黑龍江兵各二百五十名。赴洋河口。富勒洪額。德

凌阿帶領黑龍江吉林兵各二百五十名。赴黑沿子駐紮。在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俟續調官兵到關時。倭克精額烏凌額帶赴天津等語。帶領官兵前赴天津。已有巴雅爾等三人。足資管帶。惟山海關地方緊要。關內關外。防堵應援。在在需人。著哈琅阿。即將倭克精額烏凌額二人。酌留一人。帶兵在關。一人帶兵。駐紮高橋。

癸未署

盛京將軍禧恩奏。竊照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

上諭。昨據僧格林沁面奏。已於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等三盟內。

自備蒙古精兵三千名。派員管帶。在於各該盟近口地方駐紮。聽候調遣。此項官兵將來調遣時。著禧恩妥為豫備等因。欽此。

同日又奉到五月十七日

上諭。前經屢次降旨。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夷船駛入不得與之海上爭鋒。致難得力。現據奕經等奏。夷船多隻。駛過浙洋。並有北赴天津之謠。難保不乘風北駛。著訥爾經額。禧恩。哈琅阿。托渾布。相度地勢。先事豫籌。務將前路兵礮。移至後層。待其舍舟登陸。厚集兵力。聚而殲旃。當可大獲勝仗。至大沽以東至山海關一帶。既難處處添增兵礮。設使該逆於海岸空闊處所。以小船裝載礮位。分路登岸。肆行滋擾。又將何以禦之。並著訥爾

經額等先事備防。勿留罅隙等因。欽此。等跪讀。

訓諭。仰見我

皇上指示機宜。無微不至。伏查奉天海疆綿長。凡可以登岸喫緊之處。節經嚴飭委員及該地方官督率兵勇。固守要隘。嚴防後路。虛虛實實。以備不虞。而金州。復州。二處海口。尤關緊要。已將原設大小礮位。撤歸後路。適中扼要之所。妥為安置。密飭該地方官督率兵勇。設法防守。內可護衛城垣。外可控制海口。並令熊岳。水師營二處。各選備精兵二百名。相距僅止百二十里。設有警報。可期一呼即至。易於應援。臨期再加以省兵。自可足數應用。儻遇夷船駛至。斷不



許在海洋與之接仗。必須設法誘之。舍舟登陸。我兵以逸待勞。以守待攻。務從背後截其歸路。層層圍困。槍礮齊開。俾逆夷不得逞其狡獪伎倆。至邊外據備蒙古兵三千名。此三盟內。惟哲里木一盟。所屬地方。與奉天接壤。一經徵調。須由法庫門等處進邊。經過奉天交界。應俟蒙古將弁行走知會到日。即飭令沿途旗民地方官妥為豫備。並咨行錦州副都統。彈壓照料。以期整肅。該蒙古官兵需用鉛丸火藥。如今其赴

盛京關領往返繞道數百里之遙。徒多跋涉。擘悉心籌計。已

知會

盛京工部侍郎。早為備安。派員運赴錦州收貯。以便將來就近給發。毋誤應用。至卓索圖昭烏達。二盟所屬各旗。在奉天邊界之西北。設遇徵調。應由古北口喜峰口取道進邊。水草道路均屬合宜。不致繞道由奉天境內行走。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奏。嚴防後路扼要拒守。並籌辦軍火一摺。據稱金州。復州。二處海口。最關緊要。已將原設大小礮位。撤歸後路適中扼要之所。妥為安置等語。著即照所議妥辦。並飭令熊岳。水師營。二處。各備精兵。屆期應援。關外尚有黑龍江官兵一千名。如有警報。兵力覺單。著該將軍隨時酌量。即飛咨哈喇阿。於駐關吉林兵丁內。酌撥三五百名。以資協助。亦無不可。仍當

誘令該逆登岸。設法抄襲攻擊。方可得手。至蒙古兵丁。除哲里木一盟。接壤奉天外。其餘索圖。昭烏達。兩盟兵丁。詢據僧格林沁。稱係由邊外行走。並不取道古北口。喜峰口等處。著即飭該三盟各兵丁。分屯邊外遊牧。該三盟之兵。應調與否。著福恩酌量情形。隨時妥辦。

甲申。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竊擊等。於五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德珠布等奏。江甯京口重地。兵力過單。恐逆船入江內犯等語。著奕經等。在統領官兵內。挑選一二千名。派員管帶。速赴江

蘇○交牛鑑等的派要隘○以資防堵○毋稍遲誤○欽此○查浙省前次  
調到各省征兵○共計一萬一千八百名○經○等○等○分派調撥  
前路宵鎮一帶屯紮○豫備攻剿○及防堵水陸要隘○並駐守  
省城○嗣因兵力尚屬單弱○復經奏請續調各省勁旅○奉

旨賞調廣西河南陝甘兵四千名○該兵丁等陸續前來○尚未到齊○  
適值夷船大幫○駛入江蘇洋面○等○等○當即飭壽春鎮總兵  
尤渤管帶河南兵一千一百名○陝甘兵九百名○星夜赴蘇  
應援○隨又將江甯旗兵八百名○撥往蘇省○以備防堵○又奉  
旨酌派參贊大臣一員○酌帶弁兵○前往江蘇○其時通廣西兵一千  
名○先後到浙○即交參贊大臣齊慎統帶○復添派四川官兵

五百餘名。一併帶赴江浙交界之王江涇。暫行駐紮。以便接應。業經節次奏明在案。現奉

上諭。飭令琴等在各兵內挑選一二千名。派員帶赴江蘇交牛鑑等酌派要隘防堵。伏查浙省征兵。經琴等疊次撥赴江蘇。已有四千三百餘名。浙省緊要海口。共有十餘處。節節須兵防堵。兵力實不甚厚。惟現在蘇省吳淞口外。泊有夷船數十隻。福山口又有火輪船二隻。及大夷船二隻。在彼遊奕。誠恐其內犯大江。情形甚為緊急。琴等再四籌商。浙省口岸紛繁。各官兵分守要隘。已屬兵力單。現據採報。招寶山仍泊夷船二隻。定海停泊夷船共計二十五隻。雖尚

未分竄滋擾。各處駐守官兵。究不敢遽行撤動。致形單弱。而江蘇情形。尤為緊急。迫急須添兵防守。自當權其緩急。遵旨撥兵前往江蘇。以資守禦。但撥兵過少。仍恐無濟於事。且分向各路調動。亦非整隊。不能不於無可抽撥之中。設法撥調。查有江西兵二千名。前由李等調赴省城。三百名分防要隘。四百名駐守滬海所。一千三百名由總兵李錡統帶。駐守曹娥江。此項官兵。李等飭令帶兵官。逐日教練。並將弓箭刀矛各兵。均改為學習鳥槍。半年以來。漸為熟練精壯。即行遵

旨。飭令總兵李錡統帶。分起速行赴蘇。交牛鑑調派防堵。並將省

局新鑄大礮。撥出四十位。擡礮一百桿。交江西頭起帶兵官。一併迅速解往。以資守禦。至浙江省城。撥去江西兵三百名。尚不致形單弱。滬海所本係海口。與紹興較近。應由參贊大臣文蔚就近於駐紮紹興兵勇內酌派換防。曹江地方亦屬緊要。惟現查逆夷業已退出甯郡。其鎮海城外夷匪亦復無多。浙江提督段永福現駐上虞。距曹江僅止三十里。即札飭該提督酌量派兵防守。聲勢聯絡。尚可無虞。共計撥去江蘇前後征兵共六千三百餘名。現在浙省征兵。膳九千三百餘名。分紮防守省城各要隘。及七堡海甯尖山。滬海所。平湖。嘉興。紹興等處。等處嚴飭現在各官

兵一體小心防堵。如有可乘之機。即行調撥進剿。斷不敢稍涉疏虞。上座。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遵旨撥調官兵赴蘇防守一摺。據稱現撥調江西兵二千名。飭令李錡統帶。分起赴蘇。並將省局新鑄大礮。撥出四十位。新製撞礮一百桿。即交江西頭起帶兵官。一併迅速解往江蘇等語。覽奏均悉。餘均著照所議辦理。現在浙省征兵。尚有九千三百餘名。分紮防守省城要隘。及七堡。海甯。尖山。滬海所。平湖。嘉興。紹興等處。該將軍等務須嚴飭各弁兵。小心防堵。勿稍疏懈。如鎮海。定海。設有可乘之機。即密行調撥。



進剿。搗其巢穴。以為牽制之舉。毋致坐失機宜。是為至要。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前因江省勢甚緊急。迴該逆有直犯揚子江之信。與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程爾朱面晤籌辦。並臣親往江口。相機防範實情。會同馳奏在案。茲臣查江陰縣之鷺鼻背地方。去縣城僅三四里。為長江入海第一扼要門戶。山勢陡險。江水直趨傍山而下。江面深洪。約有三四十丈之寬。其下遊沙線四道。計長一百二十多里。該逆大船斷難飛越。而火輪杉板。儘可竄入。亦必需人導引。現已設法查禁。並於沙線灣曲之處。暗中密釘椿石。截其來路。其鷺鼻背已設有礮。可以阻其衝突。現飭卸署常州

府事之徐家槐。豫備火攻船隻。載以蘆柴桐油。聯以大鐵  
萬一彼敢承突而上。順流放下。可資足燒。又札調徐州總  
兵王志元。帶兵七百名。在於陸路設伏。以防其登岸。滋擾  
江陰縣城。俟布置妥協後。臣即馳赴京口。焦山一帶。相視  
各要隘。如何設施。並至江甯省城。與將軍德珠布會商一  
切。仍即折回蘇州省城。往來查看。臣查該逆自犯順以來。  
詭譎百出。就目前光景而論。又與三四月間。迥有不同。何  
也。該逆自陷定鎮而後。尚株守一隅。今則既陷乍浦。又陷  
上寶。後又分踪窺伺崇明。福小劉河。並有內犯天津之說  
矣。該逆在定鎮時。大船不過四十餘隻。近則勾結醜類所

添船隻復倍其數。近據寶山縣探報。自吳淞口至黃家灣。共泊七十餘隻。而四出分擾之船。及停泊於定鎮者。又不可計數矣。該逆前此尚不敢侵犯內河。近則造作三板小船。搶奪沙船。掠取衣帽。不計其數。並於吳淞口外二十里之洋面。打造器械。實有乘隙內犯之情形矣。該逆前陷定鎮乍浦。日以搶掠姦淫為事。近聞上寶之陷。並未殺戮一人。徧貼偽示。以安民為詞。其居心實不可問矣。至於漢奸之潛滋。隨處皆有。查之無從。查沿海居民之流散。無日無之。禁之不能。禁土匪乘機肆掠。又不待言。且蘇松為財賦所出。漕糧為

天庾正供。此數月內。該逆如不能勦滅。不但師老財匱。勢將  
難支。萬一彼竟分擊大舉。漢奸內應。風鶴一驚。遠近瓦解。  
江浙兩省。既屬在在可危。縱使彼不深入。轉瞬即屬兌漕  
之時。尤為不堪設想。且沿海各州縣錢糧。此時並無有完  
納者。臣所以目擊時事。並逆矣。臨張情形。與前迥不相同。  
晝夜焦思。憂心如焚。而履饋為之俱廢也。臣思該逆滅絕  
天理。陰謀詭計。以鴉片煙土。耗我中國之貨財。感我中國  
之人命。我

皇上仁同情載。不與較量。屢

諭疆臣。緩其勦滅。乃因諸臣辦理未能盡善。膽敢誇張反覆。益肆

凶視天道惡盈。其滅亡當可立待。今又聞該逆聲稱。本意通商。因

大皇帝未降

明諭。施以

全恩。不肯戢兵。臣聞此語。又不禁背裂髮指。忿憑殊深。然臣竊思苗民逆命。大禹班師。欲取姑與。老氏之術。又

高宗純皇帝時。征緬不克。降

詔。罷兵。後復

允其朝貢。臣未讀

國史。不能悉其顛末。前在雲南糧道任內。習聞父老之言。甚

為擊鑿仰見

聖德同天。於捷伐誅殲之中。仍

恢包涵徧覆之量。事有相類。擬非不倫。如果該夷。祇為顛乞通商。

並不敢妄蒙他念。中外同係赤子。休兵並免夷傷。合無仰

求

皇上網開一面。先

派大臣齎

教詰責。俾絕域蠢夷之下。悵將累譯上。達於

宸嚴。並不令稍有壅蔽。自足使之心折。然後明宣

恩旨。用示懷柔。謂吾民橫遭毒斃之張。而

朝廷何愛一廛之與。彼雖畜類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論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嘗不搖尾而帖伏。從古制夷之道。不外羈縻。是則

仁聖與民休息。耀德而不觀兵。並無傷於

國體。僕竟罔知悔罪。始終冥頑。則是自外

生成。薄海臣民共曉然於

聖人必不得已而用兵。雖勞不怨。逆夷萬不可以德化。舍勦茂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必人人切齒同仇。誓心戮力。殄滅犬羊。不留遺類矣。臣沐

君父高厚之恩。屬兵戎緊迫之際。一知羊解。不敢緘默不言。滋欺

周之罪戾。謹披肺腑。昧死密陳。伏乞

皇上鑒其愚誠。俯加查察。

殊批。中伊里布之害不淺矣。曷勝憤懣。

牛鑑又奏。再粵東傳述。暎逆有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之說。今該逆既有擬赴津門肆擾之謀。而又聞在浙新到馬船多隻。探係向太呂宋國所借。其馬高大約有數百匹。不可不先事豫防。茲詢得破之之法。須於海口登陸之地。隨處批挖濠溝。寬深俱以丈餘為率。但通人騎。不留車道。彼如豕突而來。不難邀擊殲擒矣。

牛鑑又奏。再由浙調回之旗兵八百名。已道



旨飭回江甯本營駐防。茲臣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六日。

奉

上諭。前據劉允孝遵旨管帶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蘇。與牛鑑商辦防守。現在逆船既有北駛之信。著劉允孝無論行抵何處。即管帶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東登州。會同托渾布麟魁商辦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等因。欽此。查劉允孝已於日前帶兵入江境。臣因松郡已有總兵尤渤。帶領重兵防守。未便另行更換。目下逆夷窺伺長江。屢有夷船遊奕採水。除已於最要之江陰。驚鼻。背。調駐重兵。設法守禦外。京口為大江鎖鑰。劉允孝正抵該處。商令

該提督即暫行留駐京口。以資控制。茲蒙

諭令改赴登州。遵即飛咨該提督迅速帶兵赴登防堵。其京口地方緊要。臣查江南提督已奉

旨改派尤渤署理。一面咨催參贊大臣齊慎迅速前來京口商辦防勦事宜。並札調蘇松總兵周世榮挑選善放礮位之弁兵。星夜馳至江陰聽候派撥防守。

諭內閣。伊里布著即回署理乍浦副都統之任。耆英著留於江蘇會同牛鑑等商辦防勦事宜。俟辦理完竣後再赴廣州將軍之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牛鑑奏京口為大江鎖鑰。現在逆夷窺伺長江。

必須嚴加防守。已催齊慎迅赴京口等語。昨已有旨諭令劉允孝仍留江南署理提督。該督俟齊慎劉允孝到後。即將一切防勦事宜商同妥辦。並令齊慎劉允孝各擇扼要處所分營駐紮。以資得力。仍當各設後路接應。是為至要。該逆詭譎萬端。居心叵測。萬一逆船竄入江面。關繫匪淺。務當處處嚴防。設法守禦。不可稍有疏虞。是為至要。

又

諭牛鑑奏粵東傳送逆喚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其馬高大。約有數百匹。不可不先事豫防等語。該逆如果北駛滋擾。盛京為緊要之地。必應加意防堵。其傍海口岸。應如何

設法俾馬車馬礮不能徑行登岸之處。著禧恩嚴密妥籌辦理。不可稍涉大意。僕日後該逆車馬竟至上岸。稍有疏虞。惟禧恩是問。懷之原片著鈔給閱看。

署理河南巡撫鄂順安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天津海口防禦緊要。著喬用遷鄂順安。將該省所存撞礮撞槍酌量挑選二三百桿。解赴天津。交訥爾經額收存備用。其前調之山西兵一千名。經過河南。著鄂順安催令迅速前赴天津。毋得稍有遲誤等因。欽此。查豫省存貯撞礮撞槍。除三次調赴浙江江蘇出師官兵帶往軍營不計外。現在撫標左右兩

營存有一百五十桿。駐防滿營存有五十桿。開封城守營存有二十桿。以上四營共存二百二十桿。再於南陽河北二鎮調取。誠恐緩不濟急。查衛輝彰德二營。係豫省赴天津必由之路。該二營現存撞礮十六桿。可以就近解往。當飭委文武員弁。將在省各營二百二十桿。剋即管解起程。於路過衛輝彰德時。再將該營等存貯撞礮十六桿。一併解赴天津。交督臣訥爾經額查收。以資利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鄂順安奏。委員解送豫省撞槍撞礮共二百三十六桿。前赴天津等語。此項撞槍撞礮。原備天津防剿之需。如天津現在所貯業已數用。著訥爾經額即將此項撞槍礮酌

量收貯郡城。俟應用時調取。仍派員前往迎提。與豫省委員一  
同解交收貯。又據牛鑑奏。粵東傳述逆噴欲以馬車馬礮運往  
天津一帶陸路接仗。其馬高大。約有數百匹。不可不先事豫防  
等語。天津為緊要之地。必應加意防堵。前據奏稱沿海沈淖。無  
可行車。已諭以儘該逆用小船裝載礮車。從僻路陸續上岸。不  
可稍涉大意。諒該大臣等必已加意防範。因思天津濱海。夏令  
潮長。泥淖難行。自可無慮。儻秋後水涸。沙灘顯露之時。其馬車  
馬礮能否登岸。著賽尚阿。訥爾經額。悉心籌辦。加意設法防維。  
儻海豐縣至山海關一帶。竟有該逆率馬上岸。惟該大臣等是  
問。懷之。牛鑑原片。著鈔給閱看。

山東巡撫托澤布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一二等日先後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江蘇寶山縣失守。誤於海上交鋒。

敕令臣查明山東登州府海口離城遠近若何。前後各路如何接  
應。務須計出萬全。不可復蹈江蘇覆轍等因。欽此。正在籌議覆  
奏間。又奉

上諭據牛鑑馳奏。羊山洋面有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往  
山東直隸之意。所有山東防堵事宜。該撫仍當加意防範。毋稍  
疏懈。如見夷船向北竄駛。即由六百里加緊馳奏等因。欽此。臣  
於兩年來籌備防堵諸事。實不敢以水戰為可恃。故海豐

等縣之防兵。則令紮營於距岸數十里之內。孤懸海洋。有  
民人畜產之島嶼。則議臨時遣徙。以避其鋒。前者隍城島  
洋面。選截夷船之議。則又將外洋人力難施情形。剴切數  
陳。凡此先事之熟籌。皆恪秉

宸衷之成算。惟登州府城東北兩面環海。距口岸止於二三里。其  
北面水城傍海為垣。早晚潮汐入城。逆夷在海上開礮。直  
可轟擊城垣。情形最為危險。然郡城為全洋扼要。城內煙  
戶萬家。斷不能於逆匪未至之前棄而不守。故臣前於城  
外東北海灘。排築護城沙隄。以抵逆礮。其沙隄不能遮護  
之處。豫備棉被二千條。臨時蓋護城垣。以為憑城固守之



訖而於城後山嶺崎嶇埋伏馬隊精兵逆夷如敢撲岸攻城伏兵雖不能抄襲其後而由左右兩翼橫衝旁擊亦足以遏其勢現又與登州鎮臣玉明會商將沿海安設大礮均移置於近城之處專備攻守東省兵力尚健人心亦固但能臨時申明紀律激勵軍心不使一聞賊警倉惶竄避則就此現在兵勇奮力以守似不致全無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遵旨籌辦防堵情形一摺據查登州府城東北兩面環海距口岸止二三里北面水城傍海為垣礮力可及情形最為危險該撫已於海灘排築護城沙堤絮被以禦逆礮究竟能否禦之度量明確具奏又於城後山嶺埋伏馬隊

精兵為橫衝旁擊之計。所有沿海安設大礮均移至近城地方。專備陸路攻守。辦理尚屬周妥。惟該逆大船能否貼岸。具桅上之礮。是否可以轟至城內。仍著派員測量水勢。據實具奏。至該省兵力強健。人心亦固。著托渾布麟魁會同登州鎮總兵玉明。申明紀律。激勵軍心。嚴密防堵。又據牛鑑奏粵東傳逆喫逆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等語。自應豫為籌畫。設法堵禦。斷不准令該逆馬車馬礮上岸。儻有疏虞。惟托渾布麟魁是問。牛鑑片著鈔給閱看。

乙酉。

欽差大臣耆蔭參贊大臣齊慎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江蘇巡撫

程裔采奏竊查夷船遊奕江洋居心叵測恐由長江揚帆直逼金陵業經臣程裔采於初一日附片奏

聞在案。茲臣等接准兩江督臣牛鑑咨稱湖北提臣劉允孝奉

旨飭令帶兵前赴山東江南提督改為尤渤署理並准揚威將軍

### 咨會遵

旨撥調江西官兵二千名前赴江蘇交九江鎮李騎管帶由督臣牛鑑等調派要隘以資防堵各等因。臣等伏查提臣劉允孝管帶湖北官兵行抵鎮江經督臣牛鑑以該處為南北各省咽喉現在吳淞逆船陸續增添福山等處地方又復往來遊奕即經咨會劉允孝帶兵駐紮京口以為各路聲

援茲臣劉允孝奉

旨馳赴山東則京口兵力較形單弱且值雨多潮漲之時江面甚寬恐礮力不能逮及中洪兩岸無從攔截萬一逆夷驀然闖進則長江數百里可以乘風直抵江甯不特道路梗塞堪虞即鎮江揚州等府菁華之地亦必羣相震動關繫匪輕現據寶山等縣採報前月二十八日烏船洪洋面夷船二十餘隻俱已開向北駛二十九日未刻寶山東門海塘外停泊夷船六隻小沙背停泊十一隻石洞海塘亦有船十餘隻各船懸挂旗幟或紅或白或黑顏色不一該夷並於寶山城外黏貼偽示其鎮洋縣之劉河口即於二十八

日駛到夷船二十餘隻。在彼停泊。並有大夷船一隻。向北駛去。並據福山營遊擊恆山等稟。六月初一日。夷船二十餘隻。在福山口外中洪遊奕。內有大輪船一隻。向江陰靖江。洋面行駛。各等情。查福山遊奕之船。即由劉河駛至。該處為由海達江門戶。誠恐潮流而上。不可不加意備防。臣等公酌酌高。現由臣齊慎將管帶之四川兵五百名。廣西兵三百名。剋日馳赴鎮江堵禦。一俟揚威將軍調撥江西官兵到日。再行的撥江甯省會。以壯兵威。臣耆蔭。臣伊里布。仍駐蘇城。因吳淞停泊夷船。尚有三十餘隻。前既兩犯松郡。難保不去而復來。現在該府地方。有署提臣尤渤帶

領官兵雖亦足數守衛。如該夷再事承突。情形緊急。迺臣者  
募即當的帶弁兵馳往策應。至蘇城為根本重地。戢奸禁  
暴。尤不可稍疏。所有漕河等標各官兵計有二千餘名。留  
駐蘇城藉資防守。但該逆前有徑犯天津之謀。茲偽示內  
又有直抵京師之語。如果由外洋行走。則江蘇瞭望不及。  
山東海口。應行防禦加嚴。而吳淞留駐大幫。劉河亦尚有  
番船。該逆詭譎異常。恐係聲東擊西之計。蘇省沿江沿海  
均須一體堵截。不敢稍事疏虞。

者。英伊里布。又奏。再五月二十九日。欽奉

諭旨。著英奏遵旨。馳抵江蘇。一摺。該逆披猖日甚。現雖退出江蘇。

洋面情殊叵測。該大臣等仍遵前旨。斷不可輕身前往。儻有應行商辦之處。祇可令陳志剛等持書前去。如覆書內有分外要求。萬難應許事件。即與牛鑑一意防守。可鞫即鞫。當堵則堵。慎勿稍存游移之見。是為至要。本日又據牛鑑奏。夷船退出吳淞等語。夷船雖退。逆情叵測。著耆英等相度現在情形。應於何處扼要之區。暫行駐紮。以資接應。務即妥籌辦理等因。欽此。耆英等伊里布。惟有欽遵辦理。不敢稍涉孟浪。第現在可以前往夷船傳話者。惟外委陳志剛一人。其餘通識。均不為夷人所信。等語。稔知廣東洋商伍敦元一家。素為暎夷所親信。等語。已飛咨兩廣總督粵海監督。飭調伍敦元前來。

儻該商不能分身於該商兄弟子姪內擇其明幹能事一人務令星速來蘇以便差遣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等奏逆船逼近江口。現在防堵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逆詭譎異常。情殊可恨。天津一帶已防範嚴密。惟江蘇處港汊皆可直達內河。防堵不容稍懈。江口為各路匪總尤宜加意堵截。牛鑑等帶兵分段駐紮。聲勢聯絡。當不至再有疎虞。齊慎劉允孝前已有旨留於江蘇。擇要駐紮。協同牛鑑等辦理攻勦事宜。尤渤帶兵防衛松江郡城。昨據奕經奏前後撥兵六千餘名前赴江蘇應援。兵力不為不厚。惟在該督等激勵將士同心戮力。應守則守。應勦則勦。該逆自不敢分竄滋擾。斷



不可稍存畏憚致懈軍心是為至要。又另片奏請飭調伍敦元或其兄弟子姪前赴江蘇著不准行。

又

諭據耆英等奏現在咨調洋商伍敦元前往江蘇或令其兄弟子姪前往以備差委等語。伍敦元係屬廣東洋行商人江蘇地方無可差遣之處該督等著不准令其前往。即其兄弟子姪亦無庸前往江蘇。將此諭知祁墳梁寶常並傳諭文豐知之。

又

諭本日據耆英等奏逆船逼近江口現在防堵情形一摺已諭令分路堵截毋令逆夷竄入內地。惟據稱該逆偽示有直抵京師

講話之謠。詭譎情形殊為可恨。該逆船已北馳。忽又轉回吳淞停泊。現在該處肆意窺伺。尋釁復又造謠北上。種種變態。不可不加意防範。免墮奸計。因思天津沿海業經布置周密。由該處抵京。雖有數百里之遙。而節節皆須扼要防守。方昭慎重。除通州屆期。由朕另派大員安設重兵外。其由天津至通州中間。仍須有兩處寬闊地面。駐紮兵丁。既可為天津接應。並可拱衛京師。著賽尚阿。訥爾經額。嚴密派員相度地方。繪圖具奏。屆時當由京營派兵前往。耆英等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著長春於古北口。挑選精兵五百名。雙德於密雲。挑選精兵一

千名並各準備精良器械聽候調遣為京師防禦之用一聞調撥即派明幹將弁分起管帶迅速前來

欽差都統哈琅阿奏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接奉

上諭現在駐關之吉林官兵一千名著哈琅阿留五百名在關防守其餘五百名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又前駐高橋之黑龍江兵一千名著即飛調來關留五百名其餘五百名亦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等因欽此又於五月二

十五日接奉

上諭著哈琅阿將前諭留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飭赴天津聽候調遣並著禧恩於續調派令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

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五百名。飭赴山海關。又哈喇阿差遣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至。當經才飛咨烏凌額等。遵將所帶之兵一千名。分為五起。於五月二十七日頭起進關。均間一日到關。隨將駐關吉林兵一千名內。撥派五百名。分為兩起。間二日行走。副都統巴雅爾統率。於六月初三日起程。照依直隸督臣來咨。勘定撫甯甯河地面。各分二百五十名。擇要防堵。俟高橋駐紮黑龍江兵一千名。全數進關後。分兵五百名。再為分起。間行。副都統富勒洪額。德凌阿。統領亦照。依督臣勘定撫甯甯河地面。各分二百五十名。擇要

駐紮

哈喇阿又奏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奉

諭旨將續調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兵五百名飭赴山海關交哈喇阿差遣該都統俟此項官兵到關後再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龍江兵五百名飭令赴津等因欽此等業經遵

旨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一千名內現已改撥五百名飭赴撫甯甯河地面駐紮惟查山海關地方逼近海口凡可登陸處所道路綿長不可不嚴加防範所有前經調撥吉林兵一千名駐關防守自去歲九月到關經領兵副都統倭克精

額及營總參領等常川訓練。迄今已逾十月之久。所有由關至石河口。直抵秦王島。沿海一帶河口。及水勢深淺。無不熟習。即陸路地勢。何處可以設伏。何處可以兜剿。往來策應。亦皆悉應目前。設遇警報。可期得如。若再全數改撥天津。則新到之兵。地利未諳。續調留關之兵。誠恐不能應手。合無仰懇

天恩。將前次駐關之吉林兵五百名。及現在到關之黑龍江兵五百名。仍行留關駐紮。俟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進關時。即飭令徑行赴津。不惟才得收熟手。以資調遣。亦可免互相倒撥之煩。

諭軍機大臣等。哈琅阿奏。遵旨分兵駐紮。並請將前次駐關之吉林兵五百名。現在到關之黑龍江兵五百名。仍行留關駐紮。俟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進關時。飭赴天津各等語。覽奏均悉。著照所議辦理。此項官兵到天津時。所需馬匹及錫帳等件。即著哈琅阿飛咨直隸總督。就近備辦。以歸簡易。又昨據牛鑑奏。粵東傳述。嘆夷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等語。亦著豫為籌畫。設法堵禦。萬一逆船駛至。斷不可令該逆馬車馬礮上岸。致有疏虞。是為至要。牛鑑片。著鈔給閱看。